

# 新民晚报 | 金色池塘 / 晚晴风景

在现场

## 纷至沓来的土特产

吴翼民

秋高气爽，又逢长假，游兴油然勃发，奈何疫情仍未全消，寻思不出远门，也能饱赏大好秋光之妙法。妙法自然很多，一点手机，即可购买各地时令美食，品尝到五花八门的土特产，这就是最实惠的方法。

回想过往，要想购买各地的土特产是多么的不易。

以往，我出门在外(国内为主)，每到一地，喜欢淘淘当地的土特产品市场，购买点当地的特色食品，自己尝尝，也送送亲朋好友，彼此都高兴高兴，也不枉去了某地。通过舌尖，感知和记住那地方的风土人情，感觉到中国的地大物博、缤纷多姿。

记得第一次出远门是“文革”串联到北京，顿然感到京城风物跟江南相比大有异趣，饮食不一般、有的水果也异于江南。串联时吃饭不要钱，我们就坐享其成，虽然知道京城美食多多，却无能力品尝，只个别同学兜里有些钱，就跑去前门全聚德品尝3角钱一两的烤鸭(何等奢侈)。大多数同学只能听其绘声绘色形容烤鸭的肥美，很是羡慕。然而一俟改革开放，一觉醒来，烤鸭竟然风靡全国，我们这地方，本土的烤鸭不说，广帮的烤鸭也不说，光全聚德的连锁店也有了好几家。

再说那时北京的水果吧，印象最深的是嫩黄色的铜盆大柿子，削皮吃的，透明而嫩甜，只几分钱一个，串联学生尚消受得起，却不易携带，若干年后，这种透明的大柿子到处都有，反而不想吃了。

还有，当初在北京发现那里的蜜饯既多且价廉，就捎了些回家。以后多次赴京，蜜饯是必购的，然而曾几何时，北京的蜜饯在江南许多副食品商店都有得购买了，多了，也就不稀奇了。

二十年前去川渝采风，发现那里的麻辣食品够劲儿够有特点的，乃在成都和重庆等地的副食商品店里一再盘桓流连，选购各种辣酱、辣肉食品及火锅底料。那会儿川味东进江南，川菜及火

锅方兴未艾，但麻辣风味的小吃还不多，因此我大包小包买回的川味食品包括火锅底料大受欢迎，赠亲戚朋友礼轻情重。然而过不了多久，江南各大超市都能随手就买到这些川味食品了。我庆幸赶在食品大流通之前，买了个巧，送了个俏。

去海南旅游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，那里的椰子及其他热带水果真是铺天盖地，于是免不了要捎些回家的，就到处淘椰香食品和其他热带水果制品，买了许多还不过瘾，寻思带鲜果吧，怕车程迢迢变焉致腐，有些遗憾，但凑巧的是归程火车上竟然有热带水果供应，我就不惜代价买了一只硕大的菠萝蜜回家。回家后全家大小对着这家伙干瞪眼，剖开后仍不知如何料理如何吃，最后竟然一扔了之。如今呢，包括菠萝蜜在内的热带水果山积海聚，江南人吃荔枝芒果榴莲莲雾已成寻常之事，口福是有的，但热带水果已经不再南方专有，成了举国共有。

仍是十几年前事，我去青海采风，青海的牦牛肉干和青稞酒当然对于我们江南人而言是很稀奇的啦，于是我带了不少，无奈飞机限带酒类，我就将几瓶青稞酒夹带在行李箱里，用细软层层包裹，总以为可以将青稞酒平安带回江南，孰料仍出了问题，不是在机场被查获，而是拉杆箱振动，酒瓶破裂，酒渗入了衣物，让衣物喝了个烂醉。几年过去了，牦牛肉干和青稞酒不再神秘，我们江南也很容易买到尝到。

岁月飞逝，如今我出门在外，再不去关注什么土特产品了，有时想买了，就会油然想到，其实土特产品已经不土不特了，如果想吃想送亲朋，在本地同样可以买到嘛，何必千里迢迢重死重活随身携带呢。现在，时势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花头，网购异军突起，只要你想到了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，从异地飞眼前，致千里于咫尺，并且送货上门、价格公道，货物新鲜。譬如，最近一次我们举家自驾出游，驱驰五千里，按说买些土特产品也方便，随时可装车搬运。但女

儿不让买，她说要买什么，只需手机一点，随时可以搞定，而且，说不定你人还在外地，货物已经先期赶到哩。诚如女儿所言，她当下在手机上点购了一些四川、陕西及河南的土特产，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家里，所购的一应物品也同时飞抵身边。

基于全国物流大融通、网购大普及，土特产已经不神秘了。窃以为最好的度假方法就是信手一点，让各地可意的土特产纷至沓来身边，为生活来个锦上添花。



欣欣向荣 前程似锦  
陈保娣 作

庞兆麟

十多年前，我在上海老年大学文学写作班授课时，班上上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姐，她名叫陈素珍，是一位离休干部。

陈素珍小时候家境贫困。1943年，10岁刚出头的她，被送进上海日商宏康毛纺厂当摇纱工，开始了受尽欺压的童工生涯。那时，在日本工头的监视下，一刻不停地操作，时不时挨打挨骂，连上厕所也被监视。工头怕童工“偷懒”，不断地用水龙头对着窗口浇水，稍有迟慢，就被浇得浑身是水。陈素珍曾痛心想过，“我在凄风苦雨中呐喊，不知道这样的苦难究竟要熬到何年何月？”所幸的是，在迷茫中她找到了中国共产党，在中共地下党的启发和教育下，她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。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，陈素珍积极参加成立厂工会和迎接解放军进城的筹备工作。正当忙于筹备迎接工作时，陈素珍接到通知，她被派往中央团校参加第二期团干部训练班学习。当年，只有16岁的陈素珍和18名年轻党员一起乘火车，到了北平再转车，到当时中央团校的所在地——河北良乡报到。尚未开学，9月29日中央团校党委副书记宋养初向大家传达了一个特大好消息：全体学员将参加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。

陈素珍闻此喜讯，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，10月1日清晨，她随同中央团校的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。陈素珍恰巧站立于中央旗杆西侧2米左右的地方，可以近距离看到和听到众多革命领袖的音容笑貌。她亲耳聆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她亲眼看见毛主席启动电钮，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冉冉升起。陈素珍说，这是她这一生中最难忘的瞬间。

她曾参加过开国大典

忆往昔

## 我家“小花园”

朱亚夫

在虹口北沙港(现曲阳地区)的绞圈房老屋，每家屋后都有花园，最有气势的是“西间里”，花园总共有几百平方米。有一种无根的、只靠枝干就可生长的蕨树，俗称“枝杨”，打成篱笆围着，外人不得入内。枝杨一人来高，浑身长刺，最可恨的是它逢春疯长，上面常有带刺的彩色毛虫，形似蚕宝宝，但个儿大多了，被它蜇一下，红肿奇痒。而我家老屋有条通道与之相距不过一米许，难免会遭殃，为此我小时候吃过不少苦。

我家老屋的花园，最不成气候，不但面积小，十多平方米，而且品种单调，大多是竹林，也有几棵杨树、柳树，但不成林，因此起不了屏障作用，为此绞圈老屋曾招来窃贼“掘壁洞”。但是我很喜

欢我家的“小花园”。

我家的“小花园”不在屋后，而在离老屋几十米远的菜田中，没有枝杨相围，人人都可光临。“小花园”约二三十平方米，四周绿树成荫，中间花草飘香，母亲还见缝插针，在林间种了些南瓜、丝瓜等藤类植物。这里当然没有名贵花木，大多是高大的榆树，常年碧绿的女贞，挺拔的银杏，繁茂的桑树等。这里喜鹊曾在树梢筑巢，知了在林间欢唱。我曾在附攀树枝的丝瓜藤上捉过纺织娘；周末，我在田间锄草累了，在树荫下休息；夜晚，我打着手电在藤蔓下捕蟋蟀……总而言之，它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。

“小花园”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园中有棵柞树，一人来高，叶子似桑叶，然皮质较厚，可喂蚕，树上也会滋生柞

蚕，我们称之为“野蚕宝宝”，它会自生自长。“野蚕宝宝”成熟后会在树杈间结茧，过些时日，蛾破茧而出，会在树枝上播下蚕子。开春后，白白的小生命就会破壳而出。这样的生命交响曲，曾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无限的欢乐和遐想……

还是这棵柞树，它在夏日，会分泌一种状如松香的树脂，黏黏的。金火虫最喜欢它，在烈日下，金火虫会三五成群地飞来，嗜食它。而金火虫是我们那个时代儿童的宠物，用根白线，顺着其颈间的裂纹缚之，然后抛空一放，金火虫以为自由了，展翅飞翔。手牵翱翔的金火虫，就像放飞一个小风筝一样，那感觉真爽！我就靠这棵柞树，成了“金火虫王”，许多同学追我捧我，为的是得到一只金火虫。记得那时候还有小贩下乡高价收购金火虫，五分钱一只，当时绿

豆棒冰是四分之一根，为此资源独享的“西间里”有位同伴，每年夏天，都会发笔小财。

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写到雪后捕鸟的生动情景，我在“小花园”中的捕鸟情景也十分有趣：在“小花园”的中央辟出一块地，在地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坑，找来一块薄薄的青石板，大小要正好罩住长方形的坑，用筷子削好三片约2寸许的竹片，坑中撒些米粒，然后在坑沿用一根短棒，下端抵住成扇形铺开的三片竹片，上端支起青石板，一只精巧的捕鸟器就成功了。它不需要“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”，因为“扇形铺开的三片竹片”是个机关，鸟要下坑啄食，肯定会碰到竹片，竹片就会撬倒短棒，青石板就会随之倒下，罩住鸟坑。

我用这个方法，捉了好些鸟。下课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奔向“小花园”，远远地看到青石板合扑在地，我的心儿就像花儿一样开放……